

永安历史系列小说

# 開閩王

罗金川 著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批小說  
的出版，讓世人更加形象、  
深入地了解了永安的歷史，了  
解永安歷史上出現過那些能  
人志士，這樣不但可以提高  
永安的知名度，也可以增強  
永安的吸引力。



● 永安历史系列小说

# 開閩王

罗金川 著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闽王/罗金川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50-0792-0

I. ①开…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230 号

## 开闽王

罗金川 著

责任编辑 吴昌钦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792-0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漳泉路上 ..... | 1  |
| 第二章  | 泉城夜探 ..... | 5  |
| 第三章  | 初入浮流 ..... | 11 |
| 第四章  | 壶鼻之夜 ..... | 16 |
| 第五章  | 单身赴宴 ..... | 22 |
| 第六章  | 固始人家 ..... | 28 |
| 第七章  | 锅坑黑雾 ..... | 33 |
| 第八章  | 渔村奇遇 ..... | 39 |
| 第九章  | 王潮寻母 ..... | 45 |
| 第十章  | 郎舅之斗 ..... | 51 |
| 第十一章 | 巧遇惠姑 ..... | 57 |
| 第十二章 | 玉顶山下 ..... | 63 |
| 第十三章 | 母子相见 ..... | 69 |
| 第十四章 | 智擒王绪 ..... | 75 |
| 第十五章 | 鸠坵宴客 ..... | 80 |
| 第十六章 | 玉顶拜剑 ..... | 86 |
| 第十七章 | 劳军光州 ..... | 92 |



|       |            |     |
|-------|------------|-----|
| 第十八章  | 狭路相逢 ..... | 98  |
| 第十九章  | 佛光普照 ..... | 104 |
| 第二十章  | 收兵得马 ..... | 109 |
| 第二十一章 | 清水涌流 ..... | 114 |
| 第二十二章 | 三郎疗毒 ..... | 120 |
| 第二十三章 | 太君催婚 ..... | 125 |
| 第二十四章 | 桃洞除害 ..... | 130 |
| 第二十五章 | 寻姑明圣 ..... | 135 |
| 第二十六章 | 夜闯虬婆 ..... | 141 |
| 第二十七章 | 征泉前夕 ..... | 147 |
| 第二十八章 | 一路酣战 ..... | 152 |
| 第二十九章 | 清源山上 ..... | 157 |
| 第三十章  | 玉影叶笛 ..... | 163 |
| 第三十一章 | 褐马传书 ..... | 169 |
| 第三十二章 | 放生鲤鱼 ..... | 174 |
| 第三十三章 | 铁桶之围 ..... | 180 |
| 第三十四章 | 光州大庆 ..... | 186 |
| 第三十五章 | 巧上谷寮 ..... | 191 |
| 第三十六章 | 梅花落地 ..... | 196 |
| 尾 声   | .....      | 201 |

## 第一章 漳泉路上

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年）五月初五，这是个不能不说的日子。准确地说，这时应该称光启元年五月初五。同一年有两个年号？是的。那个十二岁时就死了所有的哥哥然后就当上皇帝的李僖，刚当皇帝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真的有什么不世之才，对杀了他的诸位亲哥哥又扶他上台的刘行深等宦官感激得不行。他哪里知道，他从此比前几任皇帝更惨，成了宦官手里的小小大玩偶。唐僖宗李僖为政十三年间，不会换民心，却很会换年号。从773年的“干符”，不到七年就换成了“广明”，又一年，立马成了“中和”。这不，人们刚刚有些习惯“中和五年”这个新年号时，和他的第十二代祖宗玄宗一样不得不去“避蜀”的僖宗李僖，三月还没过就对这年号完全不耐烦了。他躲在罗帐里面，搂着美人，然后一拍脑袋，叫道：改，改，改成“光启”，今年就叫光启元年。没想到，自干符元年就开始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的波澜居然十余年仍风起云涌，再加上藩镇割据的浪潮也如火如荼，各路豪杰都不太在意这改年号的事，仍然是“中和”“中和”地说着。当然，甭管是中和五年还是光启元年，我们所要讲的五月初五这一天里发生的事，确实跟年号关系不大。这一天，有一个与大唐东南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正和他的四个牙将在一条崎岖的驿道上奔波着。

这个人就是河南光州固始“三龙”之一、光州起义军王潮军正的



三弟、起义军参军、人称“白马三郎”的王审知。

王审知，字信通，二十四岁，常骑白马，身披明光铠，腰佩大横刀，背倚长弓，手握白杆枪，面若云长，红脸长髯，双目如炬。

此时，天上的乌云越积越厚了，漫天卷地的流岚从山坑里汹涌出来，又掠过成片成片的正在抽芽的水稻。一条宽阔的驿道上，风声萧瑟。

在流岚与扬尘交锋的缝隙中，那匹白马出现了。骑白马的就是王审知。只见他放慢马步，掀起关公嘴，一个呼哨，天上那只正在觅食的老鹰忽然就受了伤似的飘飘忽忽地朝山边落了下去。

“信通，你的内功真了不起啊，连我们的五脏都有点吃不消了。”随着王审知的呼哨声，后面有四匹马迅速跟了上来。这样，王审知居中，两边各有两黄两黑四骑骏马。四个骑马人都都身穿明光铠，腰佩横刀，手里提的是朴头枪。左边的两骑，马是一黄一黑，人是一矮一高。那个身材五短、圆脸阔耳的汉子，看上去很是老成持重；那个高高壮壮、有如鸵鸟的汉子，双目如电，满身健骨。白马的右边，马也是一黄一黑，骑马者则是一瘦一胖。瘦者白脸膛，细脚腿，文质彬彬，却又像一只随时能振翅而飞的蜻蜓；胖者黑脸膛，四方目，膀阔腰圆，气吞牛斗。

“三哥，你要放那只老鹰一马吗？”

“要下雨了，我不是想捕猎那只老鹰，我只是看见它正想捕杀地上一只很可爱的小竹鸡，所以只用四成功力，把它赶跑算了。”

“三哥，不是约好了要往北进山，然后赶到浮流地界去和队伍会合吗？”黑脸膛粗声粗气，但问别人话时四方目总会变得更柔和些，因此就显出一些五大三粗的天真。

“对呢，三哥哥，不是说浮流是个谁也管不到的野地方吗？多自由啊！”“鸵鸟”呛声道，“云霄漳江的张刺史不也告诉我们别往东吗？东边可是廖彦若的地盘，虽然我们折东然后向北可能更好走些，但姓廖的可是个会吃人心肝的家伙啊。”

“哈哈哈，勇夫啊勇夫，你名字叫勇夫，还没到泉州就怕廖彦若了？”

“我怎么会是怕呢？除了三哥哥，我这辈子怕过谁？我是，我是……”

“我知道，你这个贪吃鬼，你是想吃我们徐太君煮的粥了吧？”孟威咧着黑脸笑道，“不过，这南方的大米，加上太君的巧手，还真是又香又甜啊。”

“孟威兄弟，邹勇夫兄弟，你们想啊，这一年多来，我们拖家带口地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多难，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南下找出路吗？现在，他王绪吃了汀州刺史钟全慕的败仗，又得罪了漳州的张刺史，没有立足之地了，也没有主意了。要不是王军正暗暗叫三郎带着我们几个去向张刺史道了歉，说不定我们这会儿已经被消灭在云霄山上了呢。”白脸细腿的刘山甫看了看天上的云，接着说，“所以呀，我们不能完全听王屠夫的，我们要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绝不能无功而返，否则怎么有颜面去见光州百姓和固始乡亲呢？”

“刘山甫秀才，你终于说对了。我虽然不是固始人，但我和我父亲的命是信通救的，我和我父亲都希望能帮助你们在闽地建功立业。”

“武昌时，你既然敢怂恿我们去会廖彦若，想必十拿九稳。可万一出了问题，我切你的人头像切个木瓜一样。”刘山甫扭过头，从白马三郎的后肩背上看着武昌时。

“放心吧，我武昌时在武家军里是人人皆知的武诸葛，虽然没像你一样考上秀才，也不是光州固始人，但我也读过一些书，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武昌时的圆脸阔耳都有些红了，“你们从固始向南进发，过寿州、经庐州、越浔阳、溯赣江、访洪州、到吉州，最后抵虔州，都不能站稳脚跟。王军正和刘先锋建议王绪从虔州东进，折入漳水河谷，从而进入闽地汀州。本人和武家军虽然是后来才加入义军的，但本人有幸曾被信通救过命，偷得浮生。本想帮我们部队在漳州谋得一席之地，没想到王屠夫这个人这么没有远见，一言不合，就跟张刺史结了梁子，破坏了我和张睦、邓光布几位大人共同提出的计划。如今之计，只能转而谋泉，看看在泉州的地盘上有没有机会了。我这是绞尽脑汁，刘山甫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

“武昌时，不是不相信你，要说是不是固始人，我也不是。我是彭城的。我是到固始躲避战乱，然后投靠在固始‘三龙’的门下的。王潮县佐史对我有再生之恩，他让我一定要照看好他的三弟。我肩上有责任，不能不多个心眼。”刘山甫文质彬彬地耸了耸瘦肩，提了提朴头枪。

“好了，好了，好像我们跟信通不是兄弟似的。”武昌时撅着嘴，



“再说了，你还好意思说照看好信通，你自己还要信通来照看呢。”

“那这样吧，我给兄弟们讲个故事解乏吧。”刘山甫也不等大家答不答应，就说道，“以前，我路过昆沙门天王庙进去谒访时，忽然心血来潮，就胡诌了一句诗，诗曰：‘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不料，那天夜里，天王居然来到我房间，扑通一声跪在我床前，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我说：‘刘山甫兄弟，你白天骂我骂得好啊。我确实不是什么神明，将来你跟了大闽王，成就了事业，我还要你多多关照啊。这样吧，今天我就略施灵法，把你送回家吧。’忽然风涛顿作，倒樯绝缆，我睁开眼……你们猜，后面怎么着了？”

“我知道，你被扔在空中，吓得尿裤子了。”武昌时插话说。

“放屁！我睁开眼睛，居然真的到家了。我坐在八抬大轿里面，旁边一大群人在迎接我下轿。”

“做你的美梦吧！天王老子会来给你抬轿？你这个马屁精，告诉你，我们信通可不吃你这一套。”

“武昌时，你和刘山甫都是有才学的人，怎么也跟邹勇夫和孟威一样，老较着劲呢？”王审知好久不开口了，“武昌时，我信得过你。在江西安福城，说是我救了你，你不也救了我吗？你被官差的毒蛇咬了，晕倒在河边，你老爹以为你已经死了，就只会哭。我给你放血疗毒，你就好了。但后来在虔州那一战，如果没有你使出那一招‘倒拔杨柳’，我早就被那只浸了剧毒的箭射中了，也就没办法让防御使谭全播借道给我们还送我们粮食了，我也见不到我母亲和大哥了。我们都是兄弟，不分祖籍地，不分彼此。既然定下来要去泉州探个虚实，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倒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前面就是泉州的南安县地界了，大家一定要见机行事啊。”

白马三郎王审知的话音未落，就发现不远处一个山寨门正被打开，里面冲出两彪人马，都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盾牌，成“二”字形拦住了去路。

“又遇到山贼了！大家听着，我们没工夫和小毛贼纠缠，把枪舞起来，冲过去。”

只听一声呼哨，五匹马立即列出阵势来。白马在前，两黄马在中，两黑马断后。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阵烟尘扬起，拦路的人马已七仰八叉。五个壮士趁机冲过木门，一溜烟消失在山坳里了。

## 第二章 泉城夜探

此时的泉州城，蜷缩在泉州湾北岸。大海的波澜像一只巨大而又轻柔的手掌，似乎在叫城里的人早些安歇。但是，廖彦若的衙署里，却依然灯火辉煌。

“大王，再喝一杯吧？”厅堂的正中，有一张大桌，一个满脸胡茬、两只暴突眼，额头上有块黑色胎记的男人坐在正中。那两只暴突眼和那块胎记，差不多形成一个黑三角，看上去十分恐怖。但男人的旁边，是一群侍酒的衣着稀少的妖娆女人。

“好啊，你脱一件衣服，我喝一杯。”男人站起来，顺手拖过一个女人，把女人的大腿架到桌子上，“来，把她的葡萄裙和衬衣都脱了。”

于是，有两个女人走了过来，撩起了那女人的长裙。

“不要脱，用撕。”男人命令道。

那个大腿架在桌上的女人的裙子和衬衣，在嗤嗤声中，盖在了桌面上的一盘烧鸡上。

男人哈哈笑着，一手抓起烧鸡，一手举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哈哈哈哈哈，男人和女人们都笑着。

男人又酒气熏天地说：“你们，你们六个人也统统脱光了，我一口气喝六杯。”

“不要嘛，大王。我们今天不脱光，让姚姐一个人陪你，好吗？”



“不行，我今天吃了药，要你们七仙女一起来。”男人指着后案上一箱银子说，“你们让我满意了，这箱银子就全是你们的了。”

女人们看了，眼珠子快掉出来了。于是，罩衫、裙子，满地都是。

男人走到厅的中央，指了指那个大腿架在桌上的女人：“你，过来给我脱衣服。”

女人就乖乖地走了过去，其他的女人也都围了过去……

“三哥哥，快看，那地板上，怎么都是光屁股的女人啊！”忽然，男人听到从走廊的屋檐上传来粗陋的声音。男人立刻推开身上的白花花的衣服，嘴里喊了声“有刺客”，便一个箭步冲到后案边，抽出了案上的长剑。不过，他来不及穿衣服，一丝不挂。

走廊屋檐上，两个黑衣人轻飘飘地落下。王审知一把捂住邹勇夫的嘴巴，暗示邹勇夫赶紧离开。

王审知和邹勇夫并不是要去刺杀那个男人。他们一行五人连夜赶到清源山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们换上便服，化装成当地的山民进了城。他们对廖彦若的情况一无所知，决定趁夜去打探一下情况，以便第二天去拜访廖彦若时有个准备。但是，邹勇夫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武夫居然在屋檐上叫出声来，这使王审知很是生气。他们在和接应的武昌时、刘山甫、孟威碰头后，赶在城门关闭之前，回到了城外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石屋里。

“三哥哥，对不起，我已经一年多没看过女人的身体了。”邹勇夫用鸵鸟一样的声音请求王审知原谅。

王审知看了看邹勇夫老大不小了却像鸵鸟一样一脸无辜的模样，心里就想笑：“我本来要叫刘山甫去的，他轻功最好，可你一定要去，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邹勇夫耸了耸驼肩：“没办法嘛，我担心你的安全，刘山甫只会用嘴巴来保护你，我要用行动来保护你的。”

“好了好了，邹勇夫你别净说好话了，你看到什么女人的身体了？快跟我们说说。”另外三个人嚷嚷道。

“你们还幸灾乐祸吗？三哥哥都生气了。”邹勇夫有些无奈。

“好了，明天去见廖刺史，邹勇夫你不许说一句话，免得被他听出声音来。另外，从现在开始，邹勇夫值一个时辰班，然后每人半个

时辰。”王审知说着，就抱了捆干草，往地上一铺，就自己躺下先睡了。

然而，这天是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王审知怎么睡得着？前天分开的时候，母亲的脚受伤了，虽然有两个哥哥在身边，但王绪将军这几天好像已经对大哥很不满，并且动不动就拿妇女老人随军只会吃饭不会打仗说事。母亲啊，可要小心啊！

想当年，屠户出生的王绪拉了帮人马打下了寿州、光州，又来到固始县。为了收买人心，他学刘备三顾茅庐，到家里请大哥出山。

“王县佐史，你是固始世家，我也姓王，我们两王变一王，一起来坐江山，好吗？”

大哥没说话。

“王兄长，如今我王绪已连下两州，如果你固始‘三龙’能入伙，我们就能独霸一方了。”

大哥还是没说话。

“信臣，我听说了，你以兄代父，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弟弟。你为人宽厚、精干。你的二弟审邽是远近闻名的读书人。你还有个三弟，更是文武全才。如果得不到你们三个兄弟的帮忙，那我就只好退出固始，不，我退出光州好了。不过，我如果退出光州，蔡州的秦宗权一定会把手伸到固始来。到时候，你们固始‘三龙’也是不能自保的。倒不如咱们王家自家兄弟一起来干一番事业。怎么样？你放心，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哥儿仨。”

大哥仍然没有说话。

“潮兄啊，你想想啊，你今年三十五岁，你二弟二十三岁，你三弟十九岁。三个大好年华的汉子，就愿意白白地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这样的乱世，朝廷已经靠不住，大家只能靠自己了。我听说，固始王家自古就是名门望族，先祖是秦将王翦，名垂青史。高祖王晔原是唐殿中御史，后迁为固始令，任期满后，被固始百姓苦苦相留，从此定居固始。但是，近百年来，你们家都没有出什么人物。我还听说，令堂对你们期望很高，总是教育你们好男儿当干一番大事业。你们如果总是躲在家里，不是辜负了令堂的期望了吗？”



大哥呷了一口茶。

“我理解你，王兄。你是不是怕人说你不忠不义？”一直不说话的  
王绪的妹婿刘行全说话了，“自庞勋以来，唐朝已经分崩离析。加上  
王仙芝、黄巢揭竿而起，全国已经全面陷入割据局面。现在这个社  
会，不是要不要忠于唐朝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唐朝来忠的问题。现在  
的天下英雄，都在为唐朝覆灭后的天下新格局做准备呢。王兄你誉满  
州县，肯定是分得清形势的。如果王兄能发动固始人来支持参加我们  
的义军，那一定是功德无量的，我这个先锋也可以让给王兄来做。”

“不用说了。”大哥终于说话了，“王将军，刘先锋，现在这个世  
道，狼烟四起，百姓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如果你们起义的目的真的  
是为了百姓，我们还谈什么个人的荣辱得失？这样吧，请容我跟家母  
和兄弟商量一下。你们请稍候。”

王审知看到大哥站起身，赶紧从廊道的后门拐进里屋。

“母亲，看样子，他们是诚心的。”大哥跟母亲说。

“潮儿，我都听见了。那个王绪将军，诚心是有的，但他言不由  
衷，估计本是个粗人，只是为了能够说服你们兄弟，由别人教他说了  
这一大通话。但是，我们固始王家，祖上屡受唐恩，要走出这一步，  
没有坚定的意志是不行的。”

“可是，李唐已是日薄西山，这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就算我们  
家起来保唐，也无济于事。因为，现在的李唐，已不是从前的李唐，  
而完全成了太监的李唐了。而且，天下已经四分五裂，现在已经没有  
讲道理的地方了。我们如果不跟王绪干，这个表面上对我们家彬彬有  
礼的王绪，就会像对待其他的大户一样把我们家也洗劫一空，我们就  
会流离失所啊。”王审知态度很鲜明。

“怕什么？三弟。”二哥王审邽说，“我们固始王家的身后是固始  
百姓，他王绪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

“你就书生气了，二哥。”王审知说，“你想啊，现在是什么年代？  
最动荡的时候啊。不要说一个固始县，就算是一个光州，都会被拿  
下，一个唐朝，都会被掀翻。区区固始王家，王绪拾掇不了，迟早有  
人来拾掇。到那个时候，不光是我们家，整个固始都会陷入万劫不复  
的境地啊。母亲不是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的理解是，顺应历史

潮流，才能有所作为。”

“潮儿，你的意思呢？”母亲问道。

“我偏向于三弟的意思。”大哥恭敬地说。

“那好，我同意你们加入王绪将军的义军。”母亲说，“但你们必须牢记你们父亲说的话——做一朵腊梅花，勇敢地、坚定地、高贵地、永远充满生机和希望。”

“母亲说得好。”二哥说，“既然我们决定跟王绪干，我们就要帮助王绪改造队伍，不能让王绪的队伍再残害百姓了，这样才是对固始百姓的最好保护。”

于是，三兄弟就一起来到厅堂，答应了王绪。王绪当即封大哥为军正，负责后勤补给工作。这一天，正是五月初五端午节。王绪见三兄弟都答应入伙了，一颗心才放下来，才开始吃母亲做的粽子。从此，三兄弟同心同德，尽心尽职，使王绪的队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由于固始三龙的加入，固始人也纷纷响应，一下就有四五千人投到了义军队伍中。

五年了，由于先锋刘行全和大哥的默契配合，王绪胡作非为的性格有所收敛，百姓也拥护这支队伍。但是，屠夫就是屠夫，王绪居然贪图光州刺史的破头衔，竟投靠了蔡州观察使秦宗权，说这样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结果却换来一个三天两头要给秦宗权的人马送粮送物的“美差”，还被秦宗权派去攻打黄巢。这明摆着是以卵击石，是秦宗权削弱异己的手段。王绪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一怒之下与秦宗权反目成仇。

这下可好，引狼入室，秦宗权迅即把王绪“包了饺子”。如果当时不是自己三兄弟和刘行全带领各自的兵马拼死冲杀，大家早就滔滔黄河东逝水了。逃出固始那一天，又是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路南下，原以为能够找个地方站稳脚跟，没想到连具有固始渊源的漳州张刺史那都没讨到落脚的地盘。张刺史的先祖在两百多年前的盛唐时就跟陈政、陈元光父子从固始来到漳州，也把中原文化带到了漳州，被尊为开漳圣王。王审知是多么羡慕开漳圣王的宏图伟业啊！好男儿，当自强。好男儿，当想别人所不敢想之事，创别人所不敢创之业。你



能成为开漳圣王，我就不能成为大闽王？现在的闽地，不也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互相残杀吗？

但是，王绪得罪了张刺史，又被传说中的廖彦若的凶暴吓得半死，立即决定带部队北归固始。好不容易南下，近万人辗转折腾了整整一年，又要回到军阀割据势力盘根错节的北方？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能做出来的事吗？

胆小鬼！真是目光短浅的胆小鬼！但是，他对部下和官兵，却一点也不胆小，说打就打，说杀就杀。这段时间以来，部队粮食缺乏，他居然想要下令抛弃妇孺老人，连自己的妹婿刘行全先锋的话也不听。

母亲啊，你可要小心。端午节这个日子，好像都会发生点什么事，但愿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啊。

### 第三章 初入浮流

王审知在泉州城外的草棚里担心着母亲安危的时候，那支南下部队此时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分裂大灾难。这场灾难的制造者正是这支固始南下队伍的最高首领王绪。

王潮授意王审知带几个牙将去拜别张刺史后，大部队沿漳河水北上进入云霄山脉，然后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进入了浮流地界。这浮流，在漳州地界西北边，从太宗到高宗的七十多年间得到开发，渐有人家。在中宗到玄宗的四十余年间，属武荣州（即泉州）辖区。从肃宗乾元元年到代宗大历四年的十二年划归当时叫泉州的福州管治。这里要插个话——中和五年（即光启元年）的福州十多年前还叫泉州，光启元年的泉州十多年前叫武荣州，后来泉州改成福州，武荣州就改成泉州了。浮流自德宗建中元年开始到懿宗咸通的九十余年，一直为汀州辖区。僖宗上台后，建州刺史熊博以沙阳县税收收入少为由，建议中央改浮流大部为沙阳下属一个司，而把五峡、鸬鹚坵等附近几个水流流往尤溪的村子划归尤溪县管辖。浮流自古称浮流，地处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的大谷地地带，由于地处各州交界，山关险隘，路曲苔滑，无论归属哪个州，哪个州都没有进行严格的管辖，是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小天国。但这里的百姓，因历史原因，潜意识里还认为自己是泉州人。

据说，这里共有十八洞一百〇八峰，每个洞、每个峰都被土匪占



着。大唐朝廷屡次发兵征讨，牺牲了不少将士，但这里的情况都没有好转。这里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更可怕的是，这里山峰林立，沟壑纵横，下雨的时候，所有的山坑田垄都奔腾着水流。这里的人常常借这水流来向下游运输货物，所以就有了浮流的称呼。

王绪见部队进入浮流地界，就问陶聪、李卷两个向导：“前面有什么大村庄，可以搞到吃的吗？”

“大村庄？没有。小村庄，倒有一个，叫壶鼻村。”李卷的鼻音重，说起话来，鼻子一卷一卷的，听着着实难受。

“壶鼻村？”王绪抖了一下脸上的横肉。

“对，壶鼻村，跟水壶的鼻子一样大的村，就五户人家的一个村。”李卷继续卷着鼻子说。

“昨天我们经过大华村时为什么村里没有一个人？”王绪问。

“早跑了呀！我们几千人万里行军而来，又骗吃又骗喝，我们走一路就光一路，百姓能不跑吗？”王潮插话说。

“你说什么呢？王潮！我都按你的意思，不让抢、不让偷了，大家实在饿不过了，顺手拿一点东西，怎么能说走一路光一路？你是不是不想在我这里混了？”王绪抖着满脸横肉，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你说什么？”王潮听了王绪的话，觉得很不对劲。王潮今年才四十岁，他比二弟王审邽年长十二岁，比三弟王审知长十六岁。可以说，自从父亲王恁早逝后，十八岁的王潮就跟母亲徐太君挑起了整个家。为了培养两个弟弟，他几乎是兄代父职。父亲去世之前，他是幸福的，他跟母亲读书，跟父亲习武。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家庭啊。可是，父亲忽然间患病去世，王潮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日子就艰辛多了。王潮长着络腮胡，但看起来并不凶暴，反而显得朝气、慈祥和智慧。因此，王潮在部队里很有人缘，大家有事没事，都爱跟王潮汇报一下情况，谈谈行军打仗的心得。这就使王绪更加妒忌了。

“好吧，王信臣，我是说你怎么也书呆子气起来了？”王绪放缓了语气，“我们不是要过建州、出浦城，然后回河北吗？我们怕什么老百姓遭殃。告诉你们，这种鬼地方，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回来了我们也不能祸害百姓，这是我们义军的根本宗旨。”王潮这下也脑袋一根筋了，要跟主帅硬到底。

“王潮，你在跟谁说话呢？”王绪果然又生气了，“是我主将还是